

齋伯篇第(

8-04

曾子有疾，孟敬子问之。

曾子言曰：鸟之将死，其鸣也哀。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

君子所贵乎道者三：动容貌，斯远暴慢矣；正颜色，斯近信矣；出辞气，斯远鄙倍矣。箴豆之事，则有司存。

●鸟之将死，自有将死之鸣，他者以为哀也。我之将死，自有将死之言，他者以为善也。鸟之鸣，善在自然之诚。我之言，善在明觉自诚。(吃紧)其言也善，非谓善恶之善，惟诚而已。诚乃至善。(吃紧)
○以将死之鸣比将死之言，或可体会曾子之苦情，战战兢兢，可谓乔装一生，死到临头，而今而后，吾知免夫，方才坦言，其可哀如此，常乐安在？君子必也耻之乎！●且，君子所以动容貌，整个人的样子。非在远暴慢；暴，粗厉义；慢，放肆义。所以正颜色，表情也。非在近信；取信于人也。所以出辞气，指言语。非在远鄙倍，鄙，愚陋义；倍，同背，指悖谬。皆本于仁，发乎仁也，皆明觉，直诚也，何有远暴慢、近信、远鄙倍之忧耶？所以，曾子之学，大抵为常人热衷的乡愿之术罢了。(吃紧)●钱穆注：曾子为学，盖主谨于外而完其内。孟子乃主由中以达外。非究竟语。谨于外如何完其内？自蔽而已。中，仁也，无内外之别，只是自身成长，自身显现。(吃紧)